

一名从业 8 年的医生



小说《心术》里，六六写过一个顶尖的医生，因为受了委屈离开医院，改行做了律师，专接医疗官司的案子。

小说源自生活，去年全国连续发生伤医事件后，有个医生给记者发来了一条短信：“离开的同行越来越多，还有人改行做了律师，如果暴力增多，我也会走。”

记者辗转联系到了那名改行做律师的医生，他叫任立峰，曾是鄞州人民医院眼科主治医师，80后的他当时已是医院的业务骨干。2012年，就在小说改编的医疗剧热播的时候，他递交了辞职信。

经过再三考虑，他愿意说一说自己从医生到律师的心路历程。作为一个“逃兵”，他算不上医疗战线鞠躬尽瘁的典型，但他的困惑、纠结和挣扎是那么真实；他的故事，也许是当下颇为紧张的医患关系的另一种注解。

商报记者 樊卓婧 程鑫 苏钧天



任立峰律师正在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。 记者 王鹏 摄

5年寒窗苦读

任立峰一直记得自己当时说要辞职时，科主任的表情。

她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嘴张得老大：“怎么可能？你考过司法考试？”

他完全理解主任的惊讶，律师行业的专业性太强，改行如此艰难。许多人想换工作，却不知自己还能干什么。

绝大多数医生，都是在填下高考志愿的那一刻，决定了自己的一辈子。

1999年填志愿的时候，这名1980年出生在鄞州横溪农村的小伙没什么主意，班主任说，计算机和医科好找工作。

“高考前我一直埋头读书，对电脑一无所知，还是医科靠谱点。”任立峰就这么做了决定。

工作多年后，医院的法律顾问来上课，告诉医生们怎么避免官司，怎么防止被人抓住把柄。当讲台上那名曾经的浙二医院医生一遍遍强调“首先要保护好自己”时，听课的任立峰就一遍遍地在心里嘲笑自己当年的幼稚，而当律师的想法，也是在那个时候萌生的。

这当然是后话。当年，他考进温州医学院（现在的温州医科大学），读了眼视光学，在第一堂课上宣读神圣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时，怎么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会改行。

大学生生活和当初想像的大相径庭。傍晚，宿舍区很早就陷入寂静和黑暗，同学们晚饭前就去教室占座，考试前常常要备考到凌晨两三点。不过，当时养成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效率，在后来准备司法考试的时候帮了他很大的忙。

第一次上解剖课时，很多人被福尔马林的刺鼻气味呛出了眼泪，那被泡得发紫的尸体有点变形了，刺激着每个人的视觉。

8年从医生涯

但很快，大家都习惯了，没人觉得尸体可怕，更多的是对生命的敬畏。有人早上怕迟到，喝着豆浆吃着包子去上解剖课；考试前教室占不到位置，就在白天躺过尸体的解剖台边温习，累了还会在上面眯一会儿。

大一的时候，同学们曾在老师的监督下接受盲人体验，连续一天，用厚厚的黑布蒙住眼睛，在宿舍里要求完成刷牙、洗脸等最基本的东西，目的是希望他们了解盲人的痛苦，今后能免于职业性的麻木和无情。黑暗中的体验，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专业有多么重要，怀着一心一意做良医的心愿。

那会儿考医学院的都是成绩很好的，竞争非常激烈，进大医院很难。2004年，当任立峰知道鄞州人民医院有意录取他时，他果断放弃了考研和留校的机会。

从2004年至2012年，任立峰做了8年医生。

8年不算短，但只是绝大多数同行职业生涯的一个零头。从门诊大厅贴着的照片看，从业三四十年的专家一抓一大把，七八十岁退休了还在坐诊的也大有人在，这是一个越老越吃香的职业。

谁都是从菜鸟开始的，他的第一次门诊，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

当时医院在百丈路上的新院区还没有投入使用，在中山东路上老门诊楼里，几个医生在一个房间里看病。坐在络绎不绝的患者面前，任立峰嘴上问着病情，却不时拿余光瞥一眼坐在旁边的资深医生，有他们在，他心里就踏实些。

书本上的知识大都是一样的，不同的是经验。经验是在独立思考和反复纠正中积累的，每个医生都要走过这一步。

理解患者的心情

三年后第一次主刀做手术，他在术前谈话时向家属撒谎了。

最常规的一个翼状胬肉去除术，患者和家属紧张得要命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坐在对面看起来一脸淡定的年轻医生心里比他们更紧张。

任立峰知道，家属是在担心他太年轻。家属犹豫了几次，终于开口问：“任医生，这种手术你做过不少了吧？”

他笑笑：“那当然，我做的多了。”不这么说，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眼睛交给一个第一次主刀的医生。

手术开始了，当无影灯亮起来的时候，当显微镜下小小的还没有指甲长的手术刀伸向脆弱的眼球，任立峰觉得自己的手在微微发抖，因为那真的是人的眼睛。

专家在旁边指导，只是不能像平时那样直接。眼科手术是局麻，他们说什么，手术台上的患者一清二楚。所以必须字斟句酌，不能让人听出主刀医生是个新手。在这点上任立峰很羡慕那些做全麻手术的外科医生。

他完全理解患者的想法：凭什么花我的钱，给你们练手？

但是没有机会练手，新医生怎么可能提高？

多年后，一天五六台手术变成了常事，但他丝毫没变得轻松。“不是每个手术心里都有底的，做完没把握的手术，晚上觉也睡不着。”

这种感觉多数医生都有，科里从业20年的主任医师，也常说恨不得半夜两点钟起来去查房。刀开得越多，胆子越小，因为见过的意外太多了。

这一行太特殊，别人经手的是产品，

无奈医生的遭遇

做坏了顶多赔点钱，只有他们，一个闪失可能让患者失去光明，甚至丢了性命。晚上辗转难眠的时候他常常在想，难道这一辈子都睡不了一个安稳觉了？

第一次被患者打是很多年前，两个1.8米的壮汉把他堵在护士台。起因是一个糖尿病的老汉来看白内障，结果引起肺部感染，请了呼吸科医生来会诊后，开了含糖的药。

“你不知道糖尿病病人不能吃含糖的药啊？”患者的两个人高马大的儿子对任立峰举起了拳头，因为他是主管医生。

仗着身材灵巧熟悉地形，他一溜烟从楼梯口溜走了。这当然没什么不对，就像法律顾问说的，医生首先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，才能救人。

后来科里出面解决，协调的结果是给患者做一套全面检查，然后减免医药费。

“凭什么？”大家都很憋屈，“就算用药不当，那也不是眼科的责任。而且并没有明文规定这种药不能用于糖尿病患者，事实证明这种药的效果最好，检查下来也没有任何不良反应。”

但是，你能天天和他们这么耗着吗？类似的事情多了，也就见怪不怪了。

科里德高望重的专家，还是位女同志，因为术后视力达不到患者预期，被纠缠了整整半年。

“你查房，他跟你背后骂；你坐专家门诊，他蹲在门口跟每个人说这个医生是骗人的；你一发火，他就动手拉拉扯扯，有几个人受得了？”

凭心而论，她没有错，后来患者官司也打输了。但多少人的耐心和热情，经得起这样折腾？